

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東尼東尼 八。

東尼說服了尼奧，把凱洛琳、格林哥、菲力及白蒂接到了危樓，暫住在娛樂間。格林哥及菲力、白蒂是來過狂歡節的，預定節過了就走。凱洛琳卻毫無計劃和目的，東尼試著說服她留下來，與他們一同修道。凱洛琳並不太熱心，但是也沒有拒絕。尼奧冷眼旁觀，他自認智珠在握，已經得到了宇宙真理。只要有時間，他遲早會把這些迷途的羔羊，領回羊群，所以相處尚稱融洽。

狂歡節過後，我因為事業的失敗，也加入了這夥（詳情請見《巴西狂歡節》），在這棟危樓中，發生了不少出乎意料之外的變化。沒有多久，格林哥先走了，後來凱洛琳也走了，菲力與白蒂則在凱洛琳走後一天，去了里約。危樓寂靜下來了，只剩我們五個人，每日按時修習功課。

東尼耐不住這份冷清，每天一到下午，就失去了他的蹤影。

我一個偶然的機會下，向一位中國朋友借來兩本佛經。原先的目的，是為了與尼奧印證宗教，不料在讀完《金剛般若波羅密經》後，心中竟豁然開朗。在先，我還執著於一個愛字，我以為人生的解脫是基於愛心的啟發。現在我才發覺恨既不存在，愛也變得多餘，我心中空空洞洞，已經一無所有。

另一本經書名《六祖壇經》，是李化成君發緣而印的。我本來不打算看，因為四大已空，還有什麼需要追求的？但是在這裡時間實在太多了，整天沒有事做，我終於還是看了。甫一翻閱，才發現那字裡行間蘊藏的宇宙奧秘，竟然又是另一個天地。

我早就聽說過六祖得道的故事，此時在書中親眼看到，所領會的與耳聞又有天淵之別。待看到慧能在舟中對五祖說：「迷時師渡，悟了自渡」，心中已是一變。又看到惠明追六祖時，六祖對他說：「不思善，不思惡，正與麼時，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。」心中再猛然一變，這些話有如對我說般，正是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。

看《六祖壇經》時，由於字裏行間，處處磯珠。每看一段，我就一變，只是愈變愈小，愈變愈透明。看完《金剛經》時，我如身處虛空，不知人在何處，待看完《壇經》，人間事物卻又歷歷呈現在眼前。尤其六祖云：「心平何勞持戒，行直何用修禪？」即使還有些許障礙，至此已毀盡無遺。

記得有人說過：「悟前，見山就是山，見水就是水；悟時，見山不是山，見水不是水；悟後，見山又是山，見水又是水。」這正是我的寫照。於是，我不再反對什麼，也不再強求什麼。無拘無束，自由自在，隨遇而安。

在這段期間，我也對東尼、尼奧等人，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。東尼是個性情中人，他的智慧完全用在自我表現上，少年得志，使得他眼比天高。以他的個人條件、社會關係以及待人接物的態度，不難按部就班地，在他投身的事業中，出人頭地。

他的犀利，使他很容易看透社會上既有的不平現象。最初，他抱著滿腔的熱誠，想有一番作為。但是，在實際人生中遭遇到的，正是人性所暴露的缺點，他發現了自己也是人，他感到惶惑無助。

神的形式，在某一個階段，往往是人們自我的化身。當人們一再受到挫折時，便設法尋求一個超乎一切的神。首先人需要求証的，是這個神的能力；其次則是自己對神所能發生的影響力，証實的程度，就是信仰的多少。

時代啟發了他，在科學的殿堂裡，他不承認有神。而人生的無奈，又引誘著他，令他打從心底深處，迫切地嚮往著無比的神通。資本社會的體制，就是這樣奠定的，不需要玄秘的儀式，也不需要宏大的道場，一個嶄新的國度已經建立在人心。

在這個國度裡，現實就是祂的領土，物質則是力量。雖然沒有神名，但卻有著無所不在的神通——金錢，受到子民的膜拜。這場宗教革命起自何時，已經無法考証，但是舉世狂熱地捲入風暴核心，則是二十世紀的事。金錢的崇拜者，雖然並不同意金錢就是他們的救世主，但是他們為金錢所付出的，卻遠比中古時期的殉道者，還要來得狂烈。

東尼立刻成為時髦的新貴，他不需要出賣靈魂，而是靈魂呼喚著他，無怨無悔地投入了金錢與名利的旋渦，以求得到那種超然的神力。

不論是哪一種神，說穿了，都是借助信徒的信念，使人的力量聚集成形。因為人心是孤獨的，人與人之間沒有實質的連繫，唯有信念可以令個體得到平安。因此，個體內心的平安滿足，便成為力量的來源。當一群人以共同的信念，規範出行為的準則時，原如散沙一般的個體，便會緊密地結合成為金剛。宗教是如此，政治、文化、經濟等各種人類行為，也無一不是基於某種信念的維繫。

東尼曾經擁有一家小型的投資公司，最後他發現資金被挪用一空，而挪用者正是他最信任的生死之交。後來東尼想角逐環球電視公司的董事，他的父親拒絕為他背書，他又與父母反目了。

這些更激起了他旺盛的企圖心，他努力接近權利的核心，就是為了獲得力量。在他的潛意識中，神就是力量。他的成功，就足以證明他有「神」的恩寵。

有一天，他深愛的妻子，突然滿懷怨憤，要棄他而去。任何一位聖徒，在執行他神聖使命時，都難免把各種阻礙視為魔鬼的挑釁。東尼與其他聖徒的分別，就在於他反應太快，魔鬼怎麼會選上他的妻子呢？他試著用一向成功的技倆，設法挽回頹勢，待他發覺金錢之神也有技窮的時候，他又惶然了。

他的自尊因而受到嚴重的傷害，他試著去瞭解妻子，以求挽回婚姻。他卻不知道，神與魔原是一體的兩面，當金權君臨人間之際，魔道就已鋪設好了自由放縱的康莊大道。妻子所追求的，是另一種自由的挑戰，正好是他個人權勢的夢魘。他由拒絕而壓制，因壓制而失去一切，包括他所追求的信念，以及生存的意義。

尼奧適時的出現了，另一個新生的契機，在他消耗不盡的精力中，再度崩發出來。他無法忘情於心目中那座超然的萬能主宰，不管是什麼形式，他都要將之迎回人類的聖龕中。可是尼奧所能提供的，只是他個人的信念，東尼雖然在尼奧的身上，看見了這個信念。可是卻無法把這種力量，轉移到自己的血液中。

所幸，這一群無助的羔羊對他的依賴，也滿足了他一部分的自尊。他精神上的空虛，也在尼奧堅定的信念下，獲得安定的寄托。但是，他的精力實在過於充沛，仍然不斷地追尋那股神秘的力量。只是他不知道那是什麼，又在哪裡？他永遠揹著隨時可以爆炸的、沉重的包袱，一任尼奧對他催眠。

尼奧則剛剛相反，他是宇宙神教的它實信徒，博學慎思，頭腦冷靜。他很瞭解他與東尼的配合對彼此有利，卻高估了自己的影響力，經常擺出一副神聖不可侵犯的架勢。在屢次的爭論中，東尼逐漸懷疑這個收穫所付出的代價。

秀子和甘格在這裡只是陪襯，維繫秀子力量的是她對尼奧的愛。甘格則是本性使然，他沒有理想，也不追求什麼。當然，可能是他已經得到了，或者是他還沒有找到生活的目的。他對任何環境，始終是隨遇而安。

嚴格地來說，這些人所做的，不過是一場認真的兒戲。我很想看看將會如何終場，只是在我知道了必然的結果後，這場戲就不值得再看下去了。